

近日,收到袁鹰先生寄来的散文集《生正逢辰》。袁鹰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92岁高龄,竟然还在思索,还在笔耕,一如既往地奉献给世界如此真挚深沉的文字,让人惊喜,也让人感动。

《生正逢辰》是袁鹰今年刚出版的新著,收入的文章不多,总共才27篇,其中不少是我曾经读过的名篇,如追索往事,反思历史的力作《清明血泪祭》《故乡夜话》《送赵丹远行》《玉碎》《十月长安街》《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等,也有几篇情意深长的优美散文,如写于1961年的《小站》和《筏子》。本以为他的这本新书,大概是集合旧作,出一个纪念性的选集。然而展读时却发现,书中有不少他新写的文字。如写于2014年11月的《六十五年前一次暖洋洋的盛会》,追忆了一场难忘的盛会。那是1949年6月5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九楼礼堂召开的一次文化座谈会。

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邀请一百六十多位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欢聚座谈。袁鹰以他生动的文笔,记录了那场盛会,陈毅市长的真诚坦率和平易近人,他那些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让很多还不了解共产党的文化人如沐春风,他们被陈毅的坦诚感动,也用真情回报,很多人在会上讲出憋在心里的真话。这样暖意洋洋的盛会,让人感觉温暖。尽管后来不断有冷风苦雨的侵袭,但这次盛会,一直是袁鹰心里的美好记忆,事过六十多年,他写来亲切如昨日。老先生记忆的精确,令人惊叹。在《狂飙为谁从天落》一文中,他回顾了建国初期对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亲历,真实回溯了这场扑朔迷离的事件,其中的波折和诡异,以及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现在读来仍然惊心动魄。他在文中这样感慨:“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要

静听万古涛声

——读袁鹰新著《生正逢辰》

赵丽宏

平凡昭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袁鹰先生的文字中,跳动着的一颗真挚的赤子之心。书中那些反思历史的篇章,说的都是真话,是他坦荡的心迹披露。三十年前读他的《玉碎》时,我曾经被震撼。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邓拓:‘文革’十年第一个殉难者”,饱蘸真情的笔墨,记录了一个正直文人在这场民族劫难中的悲剧,为历史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真实记忆。如今重读,依然感动。袁鹰那些回顾历史的散文,除了史实的真实准确,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反思精神,是他对自己的灵魂的解剖。如《迷茫烟雨入红楼》,写的是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当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曾受命写过报社表态的社论。当时,他“陷入深重而迷茫的情绪中,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真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觉得眼花缭乱,不辨南北,更谈不上受什么毒害”,就在这种似乎清醒其实迷茫,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中,拼凑了四五千字”对自己当年写的文章,他认为“阐述和分析并不多,空洞结论和大帽子



陈先法

独喜他养蜜蜂

那天,周天来电话说:“这次收了一百多斤蜜,给你留了两瓶,有空时来拿吧。”我惊喜:“收了那么多啊!”他笑笑,就兴致勃勃与我聊起他的蜜蜂来。说实话,我听说养蜜蜂,一直恍惚到现在。

周天是知名文学理论家,著作颇丰,早年因为写了几部分析《西厢记》《长恨歌》《创业史》等名著艺术构思得失的书而扬名文坛,可是在“文革”中后期在郊区偶遇几个养蜂人,结果迷上了养蜂。我当时以为他是心血来潮,没想到他后来在家的阳台上养了两箱蜂,还写了本书《蜜蜂王国见闻》,写了部科教片《蜜蜂王国》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才醒悟到他养蜂是在摆脱某种世间纷扰和心头压力,我当初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他在浦东杜行有个养蜂朋友叫杨克勤,已七十多了,质朴、实诚又谦和,当年周天家阳台上养的两箱蜂就是他提供的,当时是公社领导的一句话,他没二话,就把两箱蜜蜂搬到了周天家里,还像售后服务似的一次次上门认真负责地说怎么养蜜蜂,不久他发现周天说起来比他懂,就再也不去了。可是他不周天家,周天却常常往他家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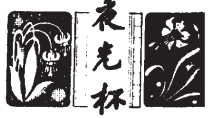
很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八十来岁的周天依然每星期至少要去杜行一次,因为他在老杨那里养了十五箱蜂。从徐家汇到杜行

要转两辆公交车,他佝偻着背,慢悠悠的,到那里要一个半小时,然后带上面罩,坐在老杨助动车后座去蜂场。蜜蜂在蜂场沸沸扬扬,边上是一条河,河畔绿树成荫花盛开,四周是农田。两人戴上面罩,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只只蜂箱,取出一片片蜂板,每块蜂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着,他们边观察边交流:身子细长的蜂王有否异样?有没有虫子进来?蜜多不多?……除了周天的十五箱蜂,老杨自己养了三十箱。其实老杨每天都要来巡视一遍,他心里有数,现在主要是让周天看,让他也有数。这个蜂场看完了,他们就去另一个蜂场,另一个蜂场在一片树林里,那里也开着各种花。两个蜂场看起来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开助动车回去。中午在老杨家一起吃饭,边吃边聊他们的蜜蜂。两人养的蜜蜂表面上看一样的,其实里面有不同。老杨养的全是意(大利)蜂,而周天有意蜂,也有中(华)蜂。老杨劝过周天几次别养中蜂,因为他养过,没成功。周天也咨询过养蜂研究所的专家,由于各种自然因素不适宜养中蜂,可周天不信邪,偏要试着养,因为他说这在理论上说不通。老杨在理论上说不过周天,所以也就随他去了。有次他在网上查到无锡有中蜂,那几天子女儿偏巧都忙没时间开车陪他去,他就叫了辆出租车去买了三箱回来。他夫人笑言:你养蜂成本不低啊。

倒不少”,是“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讲真话:巴金老人留下的箴言》,是这本书中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袁鹰追忆了自己和巴金的交往,记录了巴金晚年一些重要的言行,为研究巴金提供了珍贵细节。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他去看望巴金,巴金询问他在写什么,离开工作岗位后是不是多了一点写作的时间。他回答巴老,虽然不上班,但还是忙于杂事,写作时间并不多。巴金听了,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多讲话,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要赶紧写,不然来不及。袁鹰在文章写道:“只有九个字,却给我重重一锤。我牢记至今,时刻不敢稍有懈怠,不敢言老,不敢轻易搁笔,总觉得还有可做的事,还有应该说的话。”他常常用巴金留下的箴言提醒自己:讲真话!

在灯下,静静地读完了《生正逢辰》,想起很多难忘的往事。我和袁鹰先生认识四十多年了,他是我的文学引路人,是我的恩师。当年,我还是一个下乡知青,刚开始尝试写作,他就关注鼓励我,还曾到崇明岛看望我。这四十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交往,我的书架上,放着他在不同年代赠我的十多本著作,袁鹰先生正直磊落的品格,真挚优雅的品格,是我们这辈人的楷模。前年,袁鹰先生摔跤骨折,曾一度卧床不起,让人担忧。不久前去北京看望他,知道他并没有被伤病击倒,仍在坚持读书写作。这本新编的散文集,正是他思索笔耕的新收获。掩卷看窗外,明月如水,秋风低吟。写下这篇读后感,寄思念与明月,随秋风到京华,遥祝先生健康快乐!



在周天脚边跑来跑去撒欢,看见我睬都不睬。在街上一路走来时他会与我聊他的蜜蜂,也会聊他正在写的书,一点不喘,我却额上沁出了汗珠。街两边不时有村民轻声笑着说:城里的养蜂人来了……养蜂人,这对周天是多好的称呼。想起有篇文章说,在绍兴,明末清初时大才子张岱在乱世中不顾诸暨西施,不能忘怀的是诸暨白杨梅;王羲之轶事多得如绍兴河上的乌篷船,作者只爱他种胡桃树;陆游美

经过十几小时折腾,午夜时分,我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机场现代,旅客川流,边检大厅敞亮,秩序井然,不到一分钟便办完进关手续,与摩洛哥严苛刁横、反复盘查成巨大反差。决定连夜提车,一路摸到租车公司,磕磕绊绊办毕手续,遇好心人送至机场班车点,再至专用提车场,终于坐到了租用的白色福特车里,29日凌晨二点多,拖着沉重行李,精疲力竭的我们敲进了华美达酒店的大门,饥肠辘辘,一碗泡面下肚,再强打精神,将几天脏衣清洗毕,已是清晨4点,倒头便睡,却又误了酒店早餐,

豆腐

任溶溶



做豆腐派生的豆浆,来上一碗,加一根油条,就是一顿早饭了。豆腐花上面加上榨菜末等,又是小吃。但这都是上海流行的,我们广东没有。可是豆腐,我想是全国都吃的吧?

我从小吃豆腐吃到老。广东家庭,豆腐煮鱼、酿豆腐这些菜是经常吃的。我小时候还有个笑话。我吃饭时说豆腐里有骨头,大人哈哈大笑,其实有什么好笑呢?豆腐煮鱼,豆腐嵌进根鱼刺,很平常嘛。后来我才知道,豆腐里挑骨头是一句成语,所以大家笑了。我记得旧广州乐善戏院门口还有一个档口,专卖油煎酿豆腐,供游客们喝酒吃。

四川人更了不起,把豆腐做成名菜:麻婆豆腐、家常豆腐。我爱吃川菜,越辣越过瘾,有一次我同川菜馆服务员什么菜最辣,他就介绍我吃麻婆豆腐。我到成都,还专门到麻婆那家店去吃一碗麻婆豆腐。

豆腐是我国独创的。据说一位叫李石曾的去法国,就靠做豆腐发家,成为银行家,我们应为豆腐自豪!

睡,嗜好一碗粥;周作人苦雨斋中喝茶,写几封尺牍——“文人通过爱生活而自爱。”这话说得极是。

我独喜周天养蜜蜂,养蜂使人近于自然。大自然的神奇是让人平和,平和乃致远,这是做人的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感应自然和历史的姿态。这些年他先后出版了四五部历史学术书和长篇小说,都别具新意,思想活跃……也许吧,养蜂数十载,使他在浮躁的现实生活中找回了一种生命的定力!

爱琴海与咱家的海

——行脚印迹

戴大年

遂去对面餐厅,小圆面包、春卷类,鲜橄榄,红茶,奶酪摆满一桌,食毕,一结账,15元里拉,窃喜,真便宜,便付丰厚小费,老板笑颜大展,热情相送,握手而别。三友得知皆大笑,你把汇率倒算错了,加上小费,人民币70元,乃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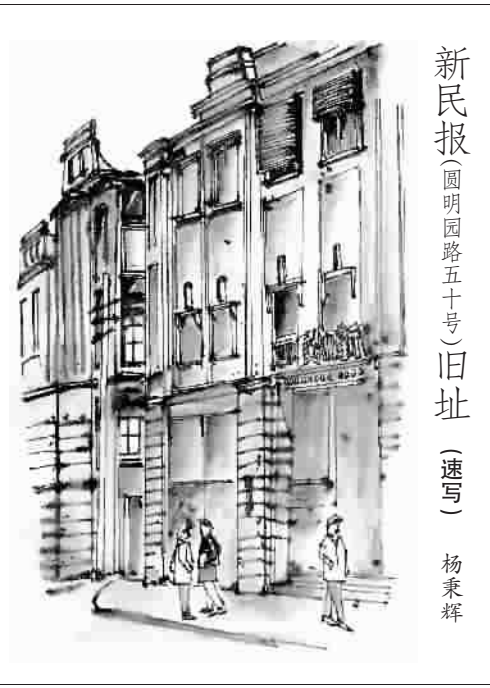
伊斯坦布尔楼宇稠密,市井繁华,古为东罗马帝国心脏,谓:拜占庭,中世纪是雄踞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首都,称:君士坦丁



傍晚,我们坐在海峡边长椅上很久很久,闲看、冥想、发呆,今天上午又专程坐了一回横越海峡的旅游船,当船折返沿亚洲一侧主航道前行时,我们不约而同都将目光投向远方,那里是中国,那里是上海!

第四天,出城,车上装有类似ECT设备,高速公路全部自动收费。一路向西,一小时后左手边绵大海,迷人的浅绿色,这是马尔马拉海,为内海,东连博斯普鲁斯海峡,接黑海。老马闻知,脱口大叫,二个马字,是咱们老马家的海,众大乐。

继续西去,两小时许,前方出现淡绿蓝迷幻色彩的大海,波平如镜,铺向天边,爱琴海到了!爱琴海,浪漫之海,西连达达尼尔海峡,通地中海,二海二海峡,地缘政治战略意义巨大,难怪土耳其被称为欧亚大陆十字路口。车行4小时,至达达尼尔海峡,车开上汽车渡轮,横渡海峡,海天一色,古堡隐约,鸥鸟盘桓,心潮浩荡,原本在地理教科书上记载的地名,如今都,——一亲历,实为幸事也。



新民报(圆明园路五十号)旧址(速写)

杨秉辉

1935年11月上旬,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以一个师防守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主力三个师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富县攻击前进。其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时,西部率黑两个师进驻张家湾东西部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歼突出冒进的第一〇九师于直罗镇地区,大捷。史称直罗镇战役大捷,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石。

“长长的行列,像一条巨龙,急速地穿过陕北的群山,向着直罗镇方向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军团直属队紧紧跟在后面。部队转了一个弯,走上一个山坡。直罗镇方向隐隐传来了枪炮声。”这是肖锋将军在回忆录《要的就是歼灭战》中,描写他参加直罗镇战役之前的情景。

时任红一军一师三团党总支部书记肖锋回忆,快到直罗镇

时,林彪军团长命令他,记下他的话去向毛主席报告。于是,他带着通信员飞跑起来。“转眼已到北山坡上,眼前出现了两座破旧的窑洞,窑洞前面放着一副担架,毛主席正坐在山坡上,手里的铅笔正在地图上移动,四周的几位首长,立在主席对面,正等候主席交代任务。”他回忆说,“显然,这里离前线不远,但主席却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当肖锋向毛主席一字一句复述着林彪军团长的报告后,毛泽东一边点头,一边在地图上做记号,听完后,随即站起身来,右手指向直罗镇南山说:“你告诉林、聂,一定要打好!你们二师,前进到直罗镇附近时,一定要协同十五军团作战,加强团结。”

1995年6月27日,胡炳云将军向笔者讲述了他在直罗镇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我们连在袁家山刚潜伏下来,放哨的战士就抓住了两个敌兵,经审问,这两个俘虏招供,他们是到老百姓家里来抓鸡的,没想到碰上了红军,并说过一会儿还有一支小部队要从下面的沟上来经过这里。不一会儿,果然有一支队伍从山沟里往上来,大烟约有几十个人,当时天还没亮,隐隐约约也看不清是什么人。哨兵以为是敌人上来了,就开了枪,一听到枪声,对方就有人大声喊道:‘我们是军团部的,是自己人。’我一听是聂荣臻同志的声音,连忙跑过去问:‘聂政委,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差点发生误会,多危险啊!’聂荣臻同志高声对我说:‘快!你赶快带人往上冲,我们已被敌人发现了,赶快抢占直罗镇北山。’”直罗镇战役打响后,胡炳云带着突击队冲在全连的最前面。

连长黄国文带领全连冲到半山腰时,突然中弹倒下,负了重伤昏迷过去,担架队立即上来把他抬了下去。团领导当即命令胡炳云为代理连长,指挥全连战斗。胡炳云随即带领全连登上山顶。直罗镇战斗进入尾声,这时,仍有一小股敌人伏在山沟边缘上向红军射击,拒不投降。胡炳云正在组织人员和火力准备从东西两侧包抄过去消灭这股敌人时,突然对方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其右腹部,胡炳云顿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而后就昏迷过去了。醒来时,已经躺在担架上了。此时,直罗镇方向仍有枪声。胡炳云告诉笔者说,而此时,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周围围着其他首长,毛主席头发长长的,格外显眼也格外镇定。

十日谈

长征的细节

明起刊登一组“二宝故事”,责任编辑:殷健灵。